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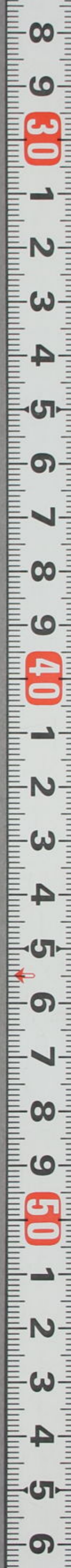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二十六  
至二十八



13  
849  
269





門 3  
849  
26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六

品藻

傳曰擬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曷嘗不靈機內炤精  
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  
以見志或窮居而表其操或目擊而辯其道乃至哲  
人既往遺風可挹標舉推引形容摹擬明其志行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所趣用俾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  
褒貶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已博矣子輿著書亦頗商  
權厥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  
也歷代而下話言靡絕蓋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  
者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  
有過哉

賈季為晉大夫奔狄狄相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  
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可愛夏日可畏

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疾

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

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

不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之已甚

已太也言憎惡惡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

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

之事臣聞之以德與人者謂之仁以財與人者謂之良

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之

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

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



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

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

路之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

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

且亦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疆知此所謂

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大公又問曰不幸而

天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

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

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

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也能事孫在之

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

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

今吾并得臣之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

國尚不寧何也不能為國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

誠以誠其直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

已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

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

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

誠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

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

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言

此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嘆也趙孟為晉大夫自宋還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



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

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覲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

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賁賁之賁賁

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趙孟曰牀第

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

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

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

子其樂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如何趙武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

適相遇適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

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

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

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樂以民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晏平仲善與人

交久而敬之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又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

臧孫辰之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山節藻梲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何如其知也非時人謂之為知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

為謂之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娶三

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然則管仲

知禮乎或人以兼問故答以安得儉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

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又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又曰孰

謂微生高直微生姓名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乞之四鄰以應求者又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

也言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而失其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方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又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貴賢家老無職故優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云天王狩於齊桓公正而不譎伐楚以大義責包茅

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

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

也子產古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

之遺愛

曰楚令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商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

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故

又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路鼓瑟

不合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繇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雅頌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慾焉得剛慾多情慾又曰甯武

子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伴愚似實故曰不可及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違又

曰柴也愚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魯鈍也會子性逆鈍師也辟子張

才過人矣在子路之行失於鄙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中賜不受教命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

勵賜也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善人之聖道較



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又曰雍

也可使南面可使南面又曰直哉史魚衛大夫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有道無道行直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而不

忤於人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千駟四伯夷叔齊饑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

上謂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所謂以德為稱又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言其行已之志不入庸君之朝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但能言應倫理行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放置也身

中清廢中權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我則異於是無

可無不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又曰管仲鏤筮而朱紘旅

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其

子諸侯鏤筮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

兩端端上屬不結也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

山節藻盪刻之為山枕俗儒枉畫之為藻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

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

揜豆喻小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仲繇字子路為衛大夫謂孔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公立無嘗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子糾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誰知管子貢曰管仲之仁

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

糾君臣之義未正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也嘗相魯衛子貢問孔子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俱不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

子曰女器也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又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衛大夫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敏者識之達也下問謂凡在已下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姓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聞名殺字於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子曰女器也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又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衛大夫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敏者識之達也下問謂凡在已下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姓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聞名殺字於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姓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聞名殺字於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姓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聞名殺字於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未知其仁也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孟武伯魯大夫也問孔子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仁道至大不可全名又問子曰繇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賦兵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三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宰家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不知其仁也

冉雍字仲弓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

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伯子之簡太簡

子曰雍之言然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孔子曰仲繇冉求可謂大臣

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繇

與求之間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繇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曰然

則從之者與問為臣皆當從君所說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從其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孔子曰仲繇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繇也果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

也與曰賜也達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

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

言偃吳人字子游為武城宰謂曾參曰吾友張也為

難能也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孟軻鄒人也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退作孟子七篇軻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君子不繇也伯夷懼人之汙來及已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

大不恭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平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顏子當世亂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

憂人之道同用與不用宜在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繇已溺

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繇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

勞佚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參居武城有越



寇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  
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

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

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

毀子思微少為臣當死難故不去

公孫丑問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要為天治物與可得行道而已矣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言皆古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曰伯夷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尹兼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

然而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

漢袁盎為鄴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

得甚帝禮之恭帝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

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王

在與在王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

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

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王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



嚴助爲汲黯請告武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後官至會稽太守

後漢陳蕃爲光祿卿桓帝問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縷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范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吾不知其

它滂後辟太尉黃瓊掾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大嘗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許邵汝南人初爲郡功曹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邵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  
 喪妻送葬鄉人必至而邵獨不往或問其故邵曰大  
 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  
 多所裁量若此或問邵曰荀爽與荀爽孰賢邵曰二  
 人皆正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嘗問邵曰  
 孔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  
 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臣欽若等曰韋端二子  
 康字元將誕字仲將  
 懿性貞實文愷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  
 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

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

李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  
 慕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  
 司隸較尉

總錄部 七十七

品藻第二

鍾繇為太尉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  
 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  
 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七

品藻第二

魏鍾繇為太尉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  
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  
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  
明每有大事嘗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



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之不遠邪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駢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均銖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較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彊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彊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旣不可同槩而此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揚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請許并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



哀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  
後事今雖疆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  
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  
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  
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  
晏位至尚書

陳羣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欲

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羣嘗歎曰若華

公可謂避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穎

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公豫當今並無對

臣欽若等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  
荀衍字休若荀謙字友若荀說字公豫

崔林為司空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  
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  
即如卿諸人良足乎

杜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  
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  
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



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

為大較廊廟器也

濟萬機論許子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孫貶之若實不貴

之是不明也誠今知之蓋善人也

濟位至太尉

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

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

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

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

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

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

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盎之

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

成才欲以益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繇

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偽華則



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微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嘗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曾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繁欽字傷於肥蔥休伯繁欽字也都

無格簡元瑜阮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龕疏文

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鷲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

其不高蹈蓋有繇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

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字士季為黃門侍郎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

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字孝彥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亮何

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

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

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怒及其兵出入如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

之孝忠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好爲臧否至蜀見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喬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嘗之倫也官至司徒龐統字士元襄陽人羣命爲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



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門人多聞  
 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  
 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  
 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  
 所致一人取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  
 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  
 陶治世俗甄持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  
 代之要最吾似有一日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  
 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  
 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  
 賈藍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  
 有幼貌潔然觀其雅樹頰脰吐屑吻自非文休敵也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  
 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為先王

軍師中郎將

秦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問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  
 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  
 人之過官至大司農宓之與亮平然無猜  
 吳諸葛恪字元遜蜀樊建以較尉來使值權病篤不  
 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  
 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恪位至大將軍此說  
 張儼為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  
 朝傾覆天下隳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  
 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



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維  
不備旣沒後嗣卽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  
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  
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踞  
一州之上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提  
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  
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  
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則  
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  
馬不亦優乎

薛瑩字道陽爲散騎嘗侍嘗稱王藩器量綽異弘博  
多通機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  
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  
爲玄劭藩曜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  
先劭當次之藩華麗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  
及也

胡綜爲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  
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斌辯  
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牟衡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



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周昭爲中書郎嘗著書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繇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嘗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

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並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簡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謩出於孤家吳粲繇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友其初此世嘗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



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仗萬  
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  
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  
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  
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  
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  
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  
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  
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  
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

充謹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  
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  
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  
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  
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  
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虞翻稱闕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闕儒俯  
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

晉傅玄爲司隸較尉著書名爲傅子或問今之君子



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  
 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  
 加諸臣欽若等曰袁煥為太尉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玄答  
 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臣欽若等曰令君荀斯  
 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  
 行無詭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  
 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吳彥初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彥陸喜  
 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力

立事喜不及抗

張華字茂先每言成公簡清淨比楊子雲默識擬張  
 安世華位至司空

盧欽為侍中奉車都尉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  
 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  
 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崔季珪琰  
 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  
 而徐公不改其嘗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



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嘗而徐公之有嘗也

樂廣爲右僕射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簡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簡不足樂爲得之矣傅暢云喬似準而疎

王濟太原人與同郡孫楚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

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濟叔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武帝問濟曰湛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濟官至太僕荀崧父願爲羽林右監崧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與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

韋忠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己不交



當世裴頌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碎之辭疾不  
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  
而不實裴頌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  
夫之所宜行耶後為郡功曹

裴楷為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  
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  
侯玄云肅肅如八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  
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  
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謝鯤陳郡人庾敳穎川人皆雋朗士也見裴楷子憲

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  
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官

至左將軍長史

武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與穎

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

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畧無優劣

帝然之

泰字玄伯羣之子文帝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

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  
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塵表物謂裴頌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謾謾如束長竿嵇康子紹初徵入雜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位至司徒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繇是顯名有經澄所題日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戎位至太尉周浚為揚州刺史吳平以陸雲為從事謂人曰陸士

龍當今顏子也

對命答曰徐計并與高文

庾敳為太傅從事中郎見和嶠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磔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郗鑒為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熟與敦

相見敦謂曰樂彥輔樂廣字也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簡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滿奮也耶鑒曰儼人必於其

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太子之廢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



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郭象河南人爲東海太傅主簿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而死闡主義不足多象以問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與禹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

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顧榮爲元帝軍司散騎嘗侍謂帝曰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其季思忠款盡誠加以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雅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庾亮爲中書監嘗謂周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劉惔沛國人爲丹陽尹與桓溫善嘗稱之曰溫眼如



紫石稜鬢作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倏又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倏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

王濛字仲祖有風流美譽為中書郎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日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君亶亶而來逼人

謝萬為散騎嘗侍嘗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謝尚與劉惔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倏又云杜乂膚清

叔寶神清臣欽若等曰衛玠字叔寶卒於太子洗馬尚官至衛將軍散騎

嘗侍

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雒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王敦過江嘗稱王衍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敦位大將軍

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侃機神明鑒似



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嘗得法外意

溫嶠為大將軍初以郭文曠達不仕嘗稱曰文有晉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

梁躋古之高士

虞驥為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桓彝目褚裒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彝官至宣城內史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少時阮裕徵侍中不就

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

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

少簡秀不如真長

晉劉惔字

韶澗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

浩兼有諸人之美

顏含為光祿勳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

周顗

字之正鄧伯道

鄧攸字

之清卞望之

卞壺字

之節餘則吾

不知也

謝安字安石為太傅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

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

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



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顧愷之為散騎嘗侍初任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  
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  
絕畫絕癡絕

楊亮初歸姚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  
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維武過之  
羅含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  
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相中之琳  
琅

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為會稽王也嘗與綽商畧諸風

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合王濛温潤恬和桓温高  
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  
有會綽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  
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  
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  
已服膺然一詩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  
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顯矣綽後為廷尉卿領著  
作卒

庾蘇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嘗稱韓康伯及王坦之曰



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疆正吾愧王文度終於  
中領軍

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  
度漫又問何如殷顛忱曰伯道易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閻荀遂俱過江明帝  
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遂  
帝以語庾亮曰遂真粹之地亦閻所不及繇是議者  
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李銓為光祿大夫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  
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

遂著劉揚優劣論

宋范泰為度支尚書時僕陳郡謝琨後進知名高祖  
嘗從容問泰琨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  
也

蔡湛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貌類中郎性

似文靖

中郎弘微曾祖萬  
也文靖謝安謚也

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  
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  
福公問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  
一時之冠方之公問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內史



雷次宗允明三禮毛詩南齊衡陽道度太祖長兄也  
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  
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早譽湛甚愛  
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  
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文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  
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瑯邪王惠王球  
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  
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  
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  
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  
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悞咲唯此一條不能酷  
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漑俱  
蒙擢用漑尤見知賞從兄沈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  
洽何如沈漑遲對曰正清過於沈文章不減漑加以  
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  
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



盧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口  
弘治晉杜父字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  
以為擬得其人

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  
嘗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寬中文饒劉寬字也洪量福

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  
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為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呐  
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崔浩也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屈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

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  
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  
無不稱善及察友保茲元言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  
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  
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繇此觀之汲長  
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  
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  
叔良有以也

北齊邢子廣為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



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詔祖有規簡禰衡思道無水稜

文舉

文舉孔融字也

隋盧思道初後魏為尚書郎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  
當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  
室博古文學齊名時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  
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邈  
於大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  
琳瑯未若濟南備員方

元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高祖曰楊素庸疎  
蘇威怯懦元胄元昊正似鳴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

高頴善位至國子祭酒

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  
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為人弘厚  
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  
耳素終於司徒封楚公

賀若弼為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  
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  
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賢將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  
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王珪貞觀中爲侍中嘗侍宴太宗謂之曰卿識鑒  
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之可自量孰  
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  
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  
諫諍爲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  
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大喜  
稱其言爲然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時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文本謂  
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確古今舉

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  
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賈言忠高宗時爲侍御史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  
糧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  
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整薛仁  
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  
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  
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志身憂國者莫及於李  
勣上深然其言遽遣使齎璽書以慰勣等

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爲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爲廷尉



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畧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心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豈不難矣

宋璟與蘇頌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善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頌爲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卽蘇頌過其父也

州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七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閭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八

論薦

春秋傳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曰自衒自媒士女之醜行然則藏器俟時君子無自進之理推賢讓祿交友有相規之義若夫處貧賤晦光塵專毓德以待用俟知己之延譽蓋有稱善而舉



類讓能而引重布於朝聽遂躋仕籍乃至得時行道  
建功揚名未有不繇拔茅之義因針而達自古迄今  
可悉數矣

侯羸魏人爲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  
之朱亥故不復謝

鄭安平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  
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  
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冇仇不敢畫見稽曰夜與

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范雎賢與私約載雎入秦

漢蒯通爲齊相曹參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

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之

齊處士東郭先

生梁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

自耻從亂以爲

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相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  
譬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  
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

之

謝謂告辭也

里母曰女安行

安徐行也

我今令而家追女矣



而亦緼亂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緼也曰昨暮夜大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治謂人治死犬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

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

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

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

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娶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

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

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趙某史失其音為諸卿時嘗繫長安長吏張湯傾身事之

及出為周陽侯大與湯交徧其貴人湯給事內史為

奔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茂陵尉言選也選以為此官也

陳咸為大將軍王鳳長史薦蕭育朱博除幕府屬鳳

甚奇之

後漢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與門下掾閔業共勸

太守耿况拒王朗歸光武後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

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竇章少好學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位大

鴻臚

班固字孟堅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



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野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此三者也傳曰必有非嘗之人然後有非嘗之事有非嘗之事然後有非嘗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任視聽之末私以覬螳竊覩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審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

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時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



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  
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  
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  
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  
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  
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  
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  
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  
將軍隆昭穆之明信日晏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

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固俄召爲  
較書郎

第五倫京兆人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  
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倫後爲鄉嗇夫以  
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客河東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  
卽召倫爲主簿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  
事因災異以勸戒冀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  
將勝而陰道負也以因薦种暠藥巴等而明年嚴鮪  
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



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曷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度尚爲會稽上虞長朱雋爲縣門下書佐尚見而奇  
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

蔡邕陳留人與中屠蟠同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  
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  
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  
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  
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邕爲議郎邊讓爲大將  
軍何進府令史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邕深敬

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  
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  
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  
才聰明賢智髫鬣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授大  
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  
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  
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簡括參合衆夫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  
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環偉之



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惜邕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齧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符融陳留浚儀人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

冉為功曹卓為主簿仙為上計吏

仙因辭

病自絕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交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鄉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張超河間人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超嘗薦遺於大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民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鄭玄北海人薦郡人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乾仕蜀位秉忠將軍

荀彧累官爲尚書令薦杜襲於曹公以爲丞相軍祭酒崔琰爲曹公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蔣濟楚國人仕州別駕胡質與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使見曹公曹公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卽召質爲頓丘令魏鄭袤爲司空王朗府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

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

陳羣爲曹公司空西曹掾屬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

孫資河東人先是賈逵字梁道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後潰逵不屈節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鬲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也趙孔曜安平人明敏有親識管輅字公明清河太守



華表召爲北古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孔暉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微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暉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

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厩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暉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其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之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薺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忼慨曰何



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  
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  
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卽檄  
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再相見  
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  
月舉爲秀才  
母丘儉爲度遼將軍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儉嘗薦秀  
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  
入道與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

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  
化非徒子竒耳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  
爲掾

鍾會累官爲鎮西將軍裴楷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  
齊名會薦之於司馬文王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克  
改定律令以楷爲定律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  
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旣在交趾劉璋遂使使招靖  
靖來入蜀南陽太守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  
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秦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其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

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嘗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慎重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同郡彭美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



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  
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羽翮未之備也  
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  
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  
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旃若明府  
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穆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  
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兼位江  
陽太守

吳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其兄岱字公山州辟部  
濟南濟南中嘗侍子貪穢不脩繇奏免之平原陶丘  
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  
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位振威  
將軍

虞聳字世龍初爲越騎較尉浙東河間太守嘗抽引  
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  
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  
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  
吾所以歎息也

魯肅以爲偏將軍蜀先主領荊州龐統以從事守耒



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遺先王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州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王先王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晉鄒湛爲國子祭酒聞續字續伯博覽墳典該通物理湛以續才堪佐著作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門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後爲漢中太守

祖秀才皆失其名劉卞東平須昌人也縣補亭子秀才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直學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卞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所言遂不聽

馮收河東人同郡王接喪母哀毀過禮太守渤海劉原好奇以旌才爲務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驍驍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輝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



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稜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辛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較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張華累官至司空成公綏少有才俊詞賦甚麗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薦之太嘗徵爲博士胡毋軌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光逸字孟祖爲州從

事棄官投輔之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幸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陸機吳郡人戴若思少遊俠機赴雒與其徒掠之機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投劍就之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雒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商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并潔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驟躍質廊廟必能垂光璣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後爲驃騎將軍

陸雲吳郡人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嘗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下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曆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仰敬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



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  
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  
今大清闢宇四門啟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  
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  
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  
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  
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  
之祀矣後爲清河內史下典職經以國政是以帝喪  
劉毅東萊掖人同郡王基薦毅於內府曰毅方正亮  
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

神服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  
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  
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  
白謹復申請後爲荊州刺史又同郡盛彥仕吳至中  
書侍郎吳平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陳頽陳國苦人爲州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  
留之頽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  
參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  
豫上令頽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

王述字懷祖累官爲將軍尚書令温放之爲給事黃



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稽王賤曰  
放之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  
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寔惟允時竟不納焉

桓彝爲廷尉有人倫鑒識徐寧爲興縣令時彝嘗去  
職至廣陵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  
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  
惠博涉彝還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  
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  
寧真海岱清士卽爲叙之遷吏部郎

何充累官侍中錄尚書事孔沉字德度有美名充薦

沉於司徒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  
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王羲之累官右將軍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羲之與大司馬桓溫戲  
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  
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  
不從

鄧攸爲河東太守陷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  
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  
爲參軍給車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  
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尅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奇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  
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  
任嵩曰王公繇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  
裕乃微服潛通

張耽爲牧府司馬張重華爲涼州司馬金城太守張  
冲降于石季龍將麻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  
使其征南將軍裴嘗禦之嘗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  
之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

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  
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  
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  
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  
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  
王之舉舉無嘗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  
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  
武明識兵畧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  
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  
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



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

郭播爲姚興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禿髮俟檀沮渠蒙遜檀兵河右興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綏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

嘗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王子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階下遠鑿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宗敞涼州人姚興署爲涼州刺史自敞以別駕送前刺史王尚還長安俾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俾檀曰吾今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繇人弘實在殿



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鋪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裔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縱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傳檀大悅賜敝馬二十匹

宋鄭鮮之爲桓偉安西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

美居以端右雖未足以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其克下列授爲賢收實副羣望

南齊何點廬江人陸慧曉爲武陵王畢征虜功曹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江祀爲明帝驃騎東閣祭酒薦諸葛璩於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

王融與孔休源相友善融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都學士又江革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



行州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瑯琊王沉便以革代之融位寧朔將軍

丘巨源初仕宋爲奉朝請時太祖爲鎮軍巨源薦南徐州祭酒王智深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嘗侍

劉瓛爲會稽府丞賀瑒相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瓛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

梁杜暉京兆人高祖臨雍州問暉求州綱暉舉襄陽

令柳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

張率爲黃門侍郎嘗薦顧協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源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學博士

明山賓累官爲國子博士散騎嘗侍鮑幾字景玄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山賓所薦爲太嘗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嘗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



賀琛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應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陸倕爲吏部郎沈峻初爲國子助教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頃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允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乖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間講肄羣儒劉巖沈熊沈宏之徒並

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週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察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嘗數百人  
劉遵之南陽涅陽人元帝鎮荊州以爲長史遵之鄉人宗檀少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帝謂遵之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遵之以檀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

北齊甄琛中山人同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同郡杜弼策問之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



子寬與淵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琛還雒與澄並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

裴鑿爲臨漳令樊遜爲臨漳小史鑿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

劉仁之爲魏彭城王韶定州長史侍孟業爲典籤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充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自

脩也

孫騰早依附高相深見待信行臺郎孫舉以文才著稱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舉代高祖乃引舉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散騎嘗侍孫舉飲酒舉醉甚而卒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舉



焉  
唐房玄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玄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乃請爲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啟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王鎔鎮州節度光啟初進表薦幽州權兵馬留後李全忠曰臣准幽州狀報當道以李全忠權知節度兵馬留後事伏以天步初迴神京乍復凡諸藩鎮咸務謐寧况幽州地控北番界臨東海土俗素稱其雄勇人情須自於綏懷留後李全忠夙習武經頗彰公器軍郡既聞其愛戴轅營必議於叶和苟將付以元戎誠謂雅符衆望臣累令偵探靡不端詳事繁安危理難緘默伏惟皇帝陛下早迴天鑒速注陽光便委兵權俯徇人欲則豈獨遐陬士卒便獲其慰安實亦隣壤生靈免虞其騷動關於久遠合具奏陳  
梁王發爲太祖汴宋觀察度支使鄉人敬翔跡數年甲辰東游梁苑遇發時發爲太祖所禮節制之權



悉寄於發發每有軍旅重事未決者咨詢於翔旣而  
評之無不得宜發自知才不及翔乃舉翔於上上召  
翔一見語及時務異而禮焉自是委以奏記事無巨  
細必預之

秦韜玉爲鹽鐵使有高途字昭遠者唐初申國公士  
廉八代孫初爲鄜州從事爲韜玉所知薦於太祖乃  
署宣武軍掌記

後唐張全義爲河南尹鄭珽以家世依全義家于維  
陽應進上十九年不登第戶部侍郎李涯寓居維都  
素爲全義所禮光化三年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全

義以書薦託珽方擢第

郭崇韜爲樞密使趙鳳仕梁爲天平節度判官明宗  
拔鄆州得鳳送之於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  
乃薦爲扈鑾學士

李延光梁末帝時以儒士侍講禁中李愚天復中避  
地河朔與延光客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高  
學瞻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矢謨王霸之術嗟賞久  
之擢爲左拾遺

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  
河陽北歸莊宗叛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掄揚



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孟知祥初莊宗爲中門使莊宗平定魏博知祥與李紹宏俱掌機要俄而幽州失帥上令紹宏權知幽州軍府事孟知祥地居右戚兼要密之任事難責重切於辭避嘗於上前保薦郭崇韜言有剖繁治劇之能堪委腹心之任故上召至以爲副中門使以副知祥王居敏爲太子詹事元帥秦王從榮府判官與爲刑部侍郎劉贊明有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薦贊明授秘書監兼秦

王傳

范延光爲汴州節度清泰三年以汴州觀察判官王仁裕仕蜀至中書舍人蜀亡東徙累爲藩府從事至是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帝亦知之故以爲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安重誨爲樞密使李崧始辟范延光嘗山爲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代蜀擢爲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爲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爲本院學士漢蘇禹珪爲司空乾祐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出鎮於鄴禹珪薦範于太祖因奏爲鄴都留守推官



